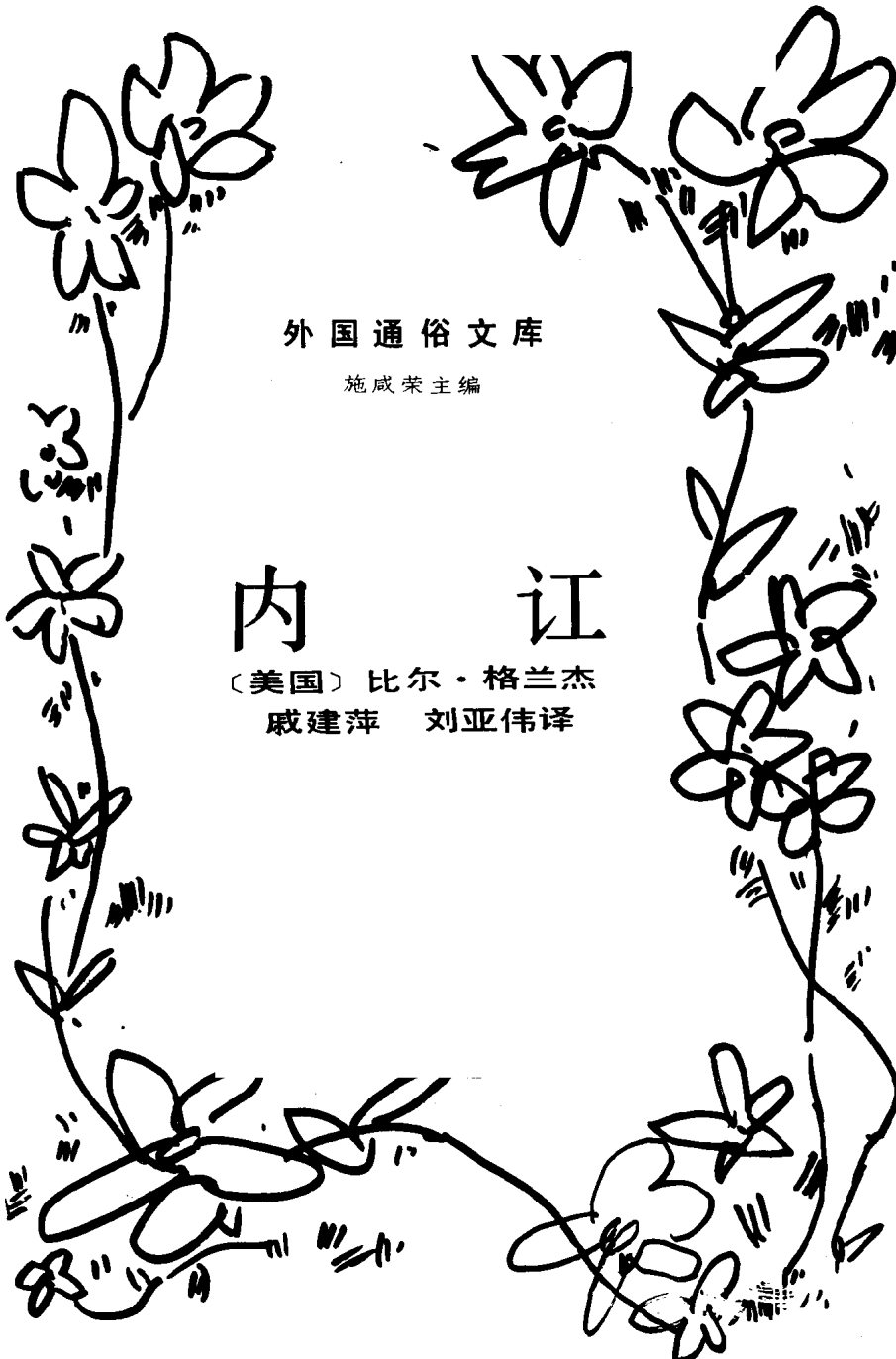


突出女性形



内 讧

—— 一个死而复活的特工引出的大厮杀
女记者单枪匹马斗特工
冷杀手走火入魔堕情网



外国通俗文库

施咸荣主编

内 江

〔美国〕比尔·格兰杰

戚建萍 刘亚伟译

《外国通俗文库》出版说明

本文库以选介外国通俗作品为己任，主要移译可读性强并有一定价值的社会、政治、历史、言情、志异、传奇、科幻、惊险、侦探等方面的小说，同时兼及读者面较广的非小说作品，旨在满足广大读者对通俗作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为我国有关专业工作者提供研究借鉴的资料。

• 外国通俗文库

内 江

〔美〕格兰杰 著

刘亚伟 戚建萍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字数278,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0册

ISBN 7-5407-0358-X/I·270

定价：4.60元

译 本 前 言

施咸荣

本书是80年代才出现的新型间谍小说。西方间谍小说从60年代开始流行，但通常以男子为主角，女子往往只是陪衬。8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一批以女子为主角的间谍小说，其中不少还出自女作家笔下。出现这样的新趋势，可能与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有关。例如原来加入美国籍的英国女作家海伦·麦克英纳斯从1939年开始写作，她的间谍小说已被译成22种文字，光在美国已销售2,300万册以上。她1984年出版的第21本间谍小说《骑一匹灰马》一反过去的写法，也将主角由男性换成女性：去捷克参加和平会议的美国女记者帮助一名捷克高级官员叛逃，从而卷入了美苏的间谍战，她表现得英勇机智，在斗争过程中揭发了一个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部的苏联特务，又挫败了克格勃的一起暗杀阴谋，最后大获全胜。另一英国女作家伊夫琳·安东尼在80年代接连出版了好几本间谍小说，全都以英国特工机构的高级女间谍狄维娜·格雷厄姆为主角，她与苏联叛逃的克格勃高级间谍伊凡·萨萨诺夫上校结为夫妇，因而一生不得

不与克格勃周旋。

一些写间谍小说的男作家也在80年代把描写重点放在女主角上。迈克尔·哈特兰在1984年出版的小说《通向背叛的七个台阶》以苏联、英国和以色列三国情报机构里的三个女间谍为主角，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国际间谍战。比较著名的新一代间谍小说家比尔·格兰杰从80年代初开始出版间谍小说，创造了一个堪与著名间谍形象詹姆斯·邦德（代号007）媲美的“十一月人”典型形象，极受西方读者的欢迎。西方评论界认为他的小说结合了英国两个最著名间谍小说家弗莱明与勒卡雷的特点，艺术上也有所创新。《内讧》出版于1981年，描写美国情报机构内部的斗争，揭露了美国金融垄断资本与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互相勾结甚至控制情报部门的黑幕，但这部小说的主要成就是刻画了坚强勇敢的女记者丽塔·马科林的形象，她单枪匹马与特务们斗，毫不气馁。她外表的美与内心的美完美地结合，终于打动了爱情已经寒心的老特工人员“十一月人”，使他身不由己地坠入了情网。格兰杰在1984年出版的畅销书《苏黎世数字》是他的第六本以“十一月人”为主角的间谍小说，在该书中丽塔的形象更为突出，她与“十一月人”一道与克格勃进行斗争，差不多已取代“十一月人”成了小说的主角。

本书的译者戚建萍与刘亚伟都是“三十而立”的青年译者，从他们的译文中可看到新一代译者正在崛起的可喜现象。

1988年5月

于北京

作者说明

国会在1975年至1976年间进行的调查表明，中央情报局曾利用驻外神职人员、医务人员及新闻记者，以金钱或爱国主义为诱饵，招募他们从事谍报工作。1976年，根据中央情报局局长新近认可的政策，中央情报局宣布它“与任何美国的神甫或传教人员均无雇佣或合同关系，这一方针将作为原则继续得到贯彻”。然而，1980年，局长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承认他曾三次违背这一原则，并辩解说在一些“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在形势最为紧急，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情况下，神职人员和其他一些人是唯一能够充任特务的人选。”

已故医生托马斯·杜雷在死后才被认定曾在老挝从事情报工作。1959年，在他死于癌病前夕，艾森豪威尔总统授与他“自由勋章”，但是中央情报局直至70年代末期才认可此事。

根据1947年通过的法案，中央情报局不得对美国公民进行间谍活动，不许在美国本土从事谍报工作。此后，中央情报局已承认它曾多次违背这一法案的规定。

美利坚合众国的情报工作系统不仅包括中央情报局，还有其他许多情报机构，其中就有国防情报局。国家安全局一般充任向谍报组织提供“硬件与软件”的角色。

1961年至1964年在罗马召开的第二次梵蒂冈会议^①下令实行改革之后，大约在中世纪形成的、被人们普遍称为“旧”弥撒或拉丁仪式弥撒的特伦托^②弥撒在宗教仪式中已面目全非。虽然没有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罗马教会的教区中明确禁止这种弥撒形式，但“旧”弥撒一般还是遭到教会阶层的压制的。

梵蒂冈，罗马教会的世俗代表，长期以来一直利用自己遍布世界各地的使馆和特使从事情报收集工作。

梵蒂冈一直执行与东欧共产主义集团控制的政府和平共处的政策，1975年以来更是如此。

以上陈述均为实情。

① 天主教第二十一次普世会议，会议通过一系列文件，推行多项改革。

② 意大利北部城市，特兰提诺——上阿迪杰大区特伦托省省会。天主教会曾于1545年至1563年在此地举行第十九次普世会议。

目 录

译本前言 施咸荣

作者说明 [美国] 比尔·格兰杰

第一部 万里回归 (1)

一、曼谷 (3)

二、莫斯科 (16)

三、华盛顿特区 (35)

四、梵蒂冈 (46)

五、贝塞斯达，马里兰州 (56)

六、纽约城 (64)

七、兰里，弗吉尼亚 (77)

八、克利尔沃特，佛罗里达 (83)

九、纽约城 (87)

十、克利尔沃特 (93)

十一、沙礁 (109)

第二部 旷世奇迹 (113)

十二、马丁·弗雷 (115)

十三、德维洛 (131)

十四、鲁·安妮·卡特 (157)

十 五、凯塞尔	(165)
十 六、德维洛	(172)
十 七、丹尼索夫	(181)
十 八、马丁·佛雷	(191)
十 九、丹尼索夫	(202)
二 十、丽塔·马科林	(208)
二十一、汉利	(227)
二十二、麦克吉尔卡迪	(256)
二十三、丽塔·马科林	(242)
二十四、德维洛	(252)
二十五、卢德维克	(273)

第三部 真相大白	(279)
二十六、克利尔沃特	(281)
二十七、纽约城	(286)
二十八、克利尔沃特	(296)
二十九、华盛顿特区	(303)
三 十、克利尔沃特	(309)
三十一、华盛顿特区	(321)
三十二、克利尔沃特	(327)
三十三、纽约城	(340)
三十四、华盛顿特区	(347)
三十五、绿湾，威斯康星	(353)
三十六、华盛顿特区	(377)
三十七、纽约城	(383)
三十八、弗吉尼亚，伏朗特·罗依尔	(388)

第一部

万里回归

国家愤怒了，您也愤怒填膺，最后的末日已至，他们应该受到审判，您应该对您的仆从做出判决……毁灭这些毁灭地球之徒。

——圣约翰《启示录》

我的目标至高无上
我将如期实现
量刑施罚

——W.S. 吉尔伯特^①

① 吉尔伯特(1836——1911),英国剧作家和幽默作家, 以与沙利文合写的喜歌剧闻名于世. 以上引语出自他与沙利文合作的歌剧《陪审团的审判》。

一、曼 谷

事发那天，驻泰国大使甚至不在首都。

6个月里，大使第二次飞回华盛顿与总统讨论柬埔寨边境“日益恶化的民生状况”。他在最后一份电报里是如此陈述的，因为，这种打了折扣的表达似乎成了他所剩下的最后一件武器。

每天都有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的报道，并且一如既往，也有关于那些在边境地区绵延不绝的难民营里臭不可闻的难民的报道，这些难民挤作一团，抵御着那来自他们逃离的丛林的恐怖。在这一地区已经见不到一条狗了，虽然时间并不很长；也见不到飞鸟和猴子，更没有任何可供那些体力充沛的人们或是饥肠辘辘、奄奄待毙的难民捕杀的瘦小、羸弱的动物。日复一日，难民象秋天的落叶一样死去。随着季节的推移，他们缓慢但却不可挽回地走向死亡。由于饥饿，孩子们胀起的肚皮绷得紧紧的，细小的胳膊上的骨头顶起了暗黄发亮的皮肤。他们躺在荫凉地里，无所注目地大睁着双眼，苍蝇叮在他们的嘴唇和鼻孔上，象是在肉体上存活的小小的黑色肿块。

在难民营中，由于驻扎在边境的泰国士兵的纵容和默许，黑市一直猖獗。除了比克牌打火机，最俏的是云斯顿牌香烟。货物一排一排地放在铺在沙地上的毯子上。还有收音机和电池。

最为神秘的是，竟有一盒盒的杰梅玛大妈牌速熟煎饼出售。那些体力尚还强壮、能杀能偷的人及仍能找出物什交换的人买去这些煎饼，煮也不煮，泡在冷水里就吃了。

“不可容忍，”大使来到泰国后便感到怒不可遏。一切都出乎他所料。当初他同意出任这一职务，作为他对总统最近一次初选中巨大支持的报答。他一直认为这一任命是一种赏赐，而且也可能是一种赏赐。曼谷毕竟还是一个富于奇光异彩的美丽都市，而且，大使馆这样的地方几乎可以提供一切奢华。曼谷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远离难民营的恶臭，各使馆举行的各种各样酒会夜夜不绝。

然而，大使是一位缺乏癖好的人，他不能总是让自己远离难民营，不能阻止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而感到厌倦，不能不使自己觉察那象红色的尘埃一般笼罩在难民营上空的死神。他在上任初期便给总统发电报，接二连三地向白宫挂电话，并私下向他在美国的那些权重财盈的朋友游说，他斗胆邀请电视网的人们前来察看他所目睹的一切，向他们提供一切方便。他的不够正统的关心激怒了国务院的外交官，据说因为他的言行，还得罪了国家安全顾问。他利用一切机会恳求曼谷政府至少要拯救儿童，把他们从难民营迁入内地，向他们提供食品。

对他后一项请求的反应最使他感到困惑，并带来了最大的烦恼，因为他触犯了弥漫于东方并且肯定也在西方盛行的肤色、等级和民族仇恨的禁忌。他并非愚顽不化，而且，若在国内，他也能理解在密西西比乡间白人与黑人之间微妙的种族仇恨和密切关系，但是，他不懂得泰国人从骨子里对柬埔寨人的蔑视和对越南人的绝对仇恨，正是后者把无数难民驱入一位不大情

愿的主人的怀抱。

“不可容忍，”他三番五次地唠叨，大使馆的每一位职员、华盛顿的每一位官员，他的老朋友和新闻界都与他意见一致。每次，他能觉察到一堵对难民、对饥肠辘辘的人们、对那些肚皮肿胀、目光黯然、一脸忧伤的儿童表示同情的堵。谁也不想让他们饿肚子——当然不想，没有人想。

边境那边就是柬埔寨，一片荒芜、死寂，战火、自我毁灭和种族屠杀使得东方的迦太基变成了没有生命的荒原。丛林寂静无声，阴森可怖，正一天一天不可遏制地退向原始。处处都有死亡的气息，无处没有恶臭冲天的腐烂死尸和恐怖。

必须有所作为，大使曾这样说过，于是，他又一次飞往华盛顿。在泰国任职三年，大使大大地变了：日晒使他的脸变黑，但在那双目光恍惚的蓝眼睛里仍流露出某种苍白而脆弱的神情；他的双手不停地颤抖；由于气候和年龄，他饮酒过量。独自一人睡在使馆二楼安有空调设备的卧室里，常常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有时正在吃饭，便陷入沉思冥想，盯着餐桌对面的伙伴，却又视而不见。他的目光超越了现时，停滞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某个时空，嘴里默默无声地嘀咕着什么。每逢此时，其他人便会感到困窘，把目光转向别处，装作没有看到他的神情，虽然他们都停止了谈话，直至大使再度回到现实中来。

在登上已经轰鸣的波音747客机之前，他站在舷梯的尽头向使馆的两名官员招手，新闻副官也向他挥了几下手，之后便对他的同伴说：“有一个人太认真了。”他想使这番话显得深奥而玄妙，因为新闻副官认为他富于这样的才华。

负责签证的秘书同意他的看法，并补充说大使束手无策，这是十分遗憾的。他们俩都是大千世界中敏锐的年轻人，都以

现实的目光观察世界。大使自然是一位好人，但是他老了，一种由旧时的秉性激起的愤慨模糊了他的双眼。

新闻副官开车与负责签证的秘书返回使馆。路上，他们谈到大使也许已成了总统的心病。他肯定得罪了国家安全顾问。总统自己要应付国内问题，这些问题远比只有晚间才能在电视上看到的人们的困境要复杂得多，从政治角度来讲也更为紧迫。新闻副官不无疑虑地自言自语，大使的失宠也许会给稳定的使馆带来人事变动。新闻副官渴望去伦敦任职。

次日，也就是10月2日凌晨，正当大使在他位于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家中心神不定，由于吃了安眠药而昏昏沉沉地睡觉时，事情便在距他半个世界之外的地方发生了。

旭日高升，美国海军陆战队下士拉法尔·洛佩斯站在使馆的外道门旁，看到一个人蹒跚地从街上走过来。那个人没有用拐杖，但看上去需要一根；他拖曳着脚步，脚底几乎没有离开人行道。尽管他脚步拖曳，但上身却挺得笔直。他走着，两臂紧贴大腿两侧，宛如一个囚徒；瘦弱的肩膀向后耸去，象是在滑稽地模仿一个受检阅的士兵。

德克萨斯州阿马利罗的洛佩斯下士久久地注视着这个人，不仅因为站在街道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因为别无他人可看。婀娜多姿的泰国妇女在早上这个时候已从街道上消逝，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在家，要么在市场。洛佩斯当然有自己的女人，这是他调到曼谷使馆执行任务后获得的第一件东西，她倾其一切讨他的喜欢，但洛佩斯下士有时纳闷她是不是漂亮得可以或是如果他不再另找一个女人，他会不会失去什么。

然而此时，引起他兴趣的却是这个男人。他猜测他已上了

年纪，尽管他也可能年轻，但一定经历过什么困苦。他的头发全白了，这在东方国家并不多见，因为他的头发很密，且十分凌乱，他也可能年轻。在东方国家很难猜测人们的年龄。

洛佩斯开始在心中进行一种猜测游戏：他的腿脚是衰老的，他的肩膀却象年轻人一样挺得笔直。也许是个士兵？也许是丛林的牺牲品，丛林中的污秽首先吞噬了他的腿脚。

左，右，左，右。左摇右晃，洛佩斯心想。一、二、三、四。摇吧，先生。

在心中对老人进行猜测游戏的节奏太慢了，他失去了兴趣。他当然是个外国佬^①。即使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你也不会搞错他的特征。他应该立时从他的眼睛里看到那人的特征，象大使一样的蓝眼睛，但那老人离得还很远。

蓝色的眼睛。一个上帝诅咒的，蓝眼睛的外国佬，身穿睡衣，就象一个混账的越共。

摇，晃，一二三四。

洛佩斯31岁。他会承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几乎见过世间的一切，其中包括一次越南之行。他曾经被提升过，但又被降了下来。他所以被降级是因为他想要在酒吧里冷不防地杀死一个混蛋。其实，他应该等到那个家伙走出酒吧到巷子里小便时再下手。但是，洛佩斯那时还年轻，肝火太旺。他被抓住了，从此便在海军陆战队中艰难地熬日子。话又说回来，在军中服役并非那么难过，正如那些水手说的，你必须见世面。

老人在距洛佩斯几英尺的人行道上站住，洛佩斯不情愿地

① 原文是一种蔑称，尤指在拉丁美洲或西班牙的英国人或美国人。

感到自己的身体有点僵挺，就象当初在北卡罗来纳当新兵时那位面孔清瘦，表情鄙夷的操练教官走到你跟前，横眉竖眼地盯着你，好象你的鼻子上有蝇屎或是别的什么东西似的。老人的那双蓝色的眼睛正瞅着他。英俊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漂亮的军服，手中的步枪：老东西，你他妈的在看什么？你以前就从来没见过一个该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吗？

“请问这是美国大使馆吗？”

他讲英语。洛佩斯大睁着惺忪的双眼，但是没有动。讲的是英语，但很象本地人讲英语，语音古怪，仿佛一支东方的歌词单调的歌。没有抑扬顿挫，重音皆错。洛佩斯惊诧地望着他沾满古老的红土的黑色睡裤和用旧轮胎做成的凉鞋。老人穿着一件宽松的无领白色大褂。由于日晒，脸颊乌黑，剃得干干净净的腮帮看上去瘦骨嶙峋。

洛佩斯心想他可能是个私生子，也许是一个由泰国母亲和一个英国或法国父亲所生的混血儿。他年纪太大，不会有美国血统，虽然殖民主义者在亚洲已盘据很长一段时间了，但美国人的私生子都还年轻着呢。

“请问这是美国大使馆吗？”

上帝，他恨这些本地人讲话的口音，甚至恨他的情妇。他们说起话来声音极小，就象是风中的铃声。这是该死的大使馆吗？我象什么，一个该死的本地人吗？洛佩斯意识到他对老人的好奇已变成了一种恼怒。

“是的，伙计，”洛佩斯终于说。

“我想见美国大使，行吗？”老人的声音依旧轻微，低柔，卑谦，这种单调的声音显然使洛佩斯感到心烦意乱。这么说就是这样：有一个伙计想免费回国，回到山姆大叔身边。丢了衣